

• 中篇小说集 •

馬响傳奇

河南人民出版社

7047.5
1732
3

中篇小说集

馬响传奇



马 响 传 奇

出版：江西人民出版社

（南昌市第四通路铁道东路）

发行：江西省新华书店

印刷：江西新华印刷厂

787×1092毫米 32开本

17.375印张 37.5万字

1985年12月第1版 1985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6,000

书号：10110·378 定价：2.41元

目 录

金鸡唱晓	魏曙光 (1)
流水落花	张馥植 (93)
回 头 草	张 峻 (166)
分配时节	张兴荣、谭 虎 (230)
站台晨雾	王起玉 (295)
马响传奇	飞 雁 (358)
秋风飒飒	王正湘 (423)
秋水夕阳	罗时叙 (508)

金 鸡 唱 晓

魏曙光

一

晚霞真美！

一朵朵玫瑰红、荔枝红、番茄红的云彩，象是刚从大染缸里捞出来，泛出鲜亮亮、明晃晃的光波，在天空奔涌、飘扬、翻卷，织成了一幅巨大的半透明的绚烂云锦。阳光恰到好处地为云锦镶上了一圈耀眼的金色流苏。云霞奇妙迅疾地变幻着，时而举出一排燃烧的火炬，时而奔出一群欢跳的小鹿。天空真成了个变化莫测的万花筒了。

郭强被各种颜色的大包小袋、扁担箩筐夹着、挤着，推出了长途车站的铁栅栏大门。匆匆鸣响的喇叭，匆匆旋转的车轮，匆匆迈动的脚。匆忙，是现代社会的特征。他不也是被一封加急电报匆匆地催赶上路，匆匆地上车，匆匆地转车，又匆匆地下车，回到这熟悉又陌生的城市吗？现在骤然停了下来，不免有些惶惑，有些怅然若失了。人来了，心呢？又宽又平坦的柏油马路，象是铺着一层厚厚的海绵，走起来还没有坑坑洼洼

的山路顺当。或许是他的脚应该重新有个适应过程？

由公社到县城的半天拖拉机，加上整整两天的长途汽车，骨架子都快颠散了架。他顾不上观赏日新月异的城市风光，抄近路从边门走进了水利厅大院，加快步子径直向勘测设计院宿舍区走去。

嗨！才一年不见，一幢颇为气派的六层米黄色住宅楼就已经拔地而起，施工接近尾声了。钢管拼接的脚手架快拆完了，阳台的雕花栏杆正在粉饰，窗户也已在刷油漆、安装玻璃。申请住房的报告打了好几份，这次有没有份呢？蓦地他心里一乐，这次回来正巧赶在分房前夕的节骨眼上。分新房当然不够格。这点自知之明还是有的。然而旧房总该排上号了吧？那他和周芸的关系大概就再没有什么因素来阻碍了。咦，莫非这正是她的高招？

他边走边捉摸着缘由，来到单身宿舍楼。上到二楼，正对着楼梯口的204房间就是他的“根据地”。然而抬头一瞧，不由愣住了。一个大红“囍”字赫然醒目。两边墙上还贴着一副新婚对联：“芳兰馥郁瑞气满室，良缘好合幸福万年。”他吓了一跳，连连倒退，以为是楼层的概念弄错了，正想转上三楼，门正巧敞开了。一位衣着笔挺、风度翩翩的高个子男青年走了出来，朝他一打量：“哎呀，郭技术员回来啦？对不起，请进，请进！”热情掩饰了尴尬。

郭强还没有反应过来，不由自主地便被新郎拉进屋里，按坐在柔软的紫绒面三人沙发上。面前的茶几上很快堆满了各色糖果、点心。一根带过滤嘴“大前门”烟递了过来：“来，抽支烟。”

“谢谢，早戒了。”

“戒了？难得难得。那就吃糖吧。吃这块，酒心巧克力，北京货。”

郭强不好拂新郎的面子，只得把对方替自己剥好的糖块塞进嘴里，含了好一会却还不知是啥滋味。也许各种滋味都有，相互抵消了？

趁新郎转身去泡茶的机会，郭强四下打量着这十六平方米的房间：雪白的天棚，果绿的腰墙，暗红的几乎可以照得见人影的蜡光地板。三开门塑料贴面大衣柜、小立柜，铺着白色勾花纱巾的沙发床；三面玻璃的梳妆台里琳琅满目。电视机、洗衣机、四喇叭三用机；壁灯、吊灯、落地灯，把间房间塞得拍实。还有叫不出名堂的各种质料各种风格的小摆设，令人目不暇接，眼花缭乱。真象是到了大洋彼岸。哪里还寻得到原来的一点蛛丝马迹？改变，是呵，什么都可以改变。有什么不可以改变？生活本是一条日新月异的河流。

郭强从昏昏然中清醒过来。哦，是这位仅打过几次照面的年轻的刘司机，变成了占巢的杜鹃，把自己（还有二位室友？）撵了出来，建设了一个惬意舒适的现代化的安乐窝。他的目光落到了可怜巴巴地蜷在门后墙旮旯里的一只樟木箱和一个塑料布卷起的大包上。这是他的东西？真是欺人太甚！他的脸拉长了，绷紧了，象刷了一层黑浆糊。胸腔里翻卷着一股无名的怒火，找到个突破口就要不可遏止地迸发出来，把一切化为灰烬。

“郭技术员，实在是对不起……没有和你商量……太远了，就……来不及……”新郎新娘有些慌神，手足失措，小心

翼翼地连连赔着不是。生怕这占着理的不速之客来个歇斯底里大发作，搅掉他们的幸福和安宁。

发火管啥用？生米已经煮成熟饭了。总不能把他们赶出去，自己来住吧？这不也是他们没有办法的办法吗？其实，他们若是提前打个招呼，他肯定会爽爽快快地把钥匙寄来的，何必干这种撬锁换锁的不仁不义的名堂呢？他暗暗叹了口气，站起身来。算了吧，用不着嫉妒人家的幸福。再说，人家也赔了礼。他有意缓和气氛，点了点头，努力作出一个笑样：“祝你们幸福如意！我不打搅了。”

那小两口松了一口气，“哎呀，真不知该怎么感谢你！”
“你还没吃饭吧？就在这儿和我们一块吃吧。”

“不了不了，谢谢！”他拎起自己那只漆光暗淡的半旧的樟木箱和铺盖卷走出门去，正愁着今夜是否要住招待所或去队部办公室将就，忽然遇到一位老室友，把他领到了一张空铺前。

到食堂吃完饭回来，他摊手摊脚往床上一躺。身体想休息，脑子里却停不下来。刚才的一幕使他挺泄气。也许，这是一系列倒霉事的开始吧？算了算了，别自我恐吓了。还是想想愉快的事吧。此次奉召回城，究竟何故？他脑子里不由得浮现了动身前一天的情景……

远远望去，绵亘起伏的金鸡山区是一片绿色的大海，凝固的翠浪尖上闪烁着粼粼波光。弯弯的山路象一条洁白的玉带，在波光里盘旋、飘展。山路上，走着一行收测回营的测绘队员，有的肩扛塔尺、标杆，有的身背三脚架、仪器箱。每个人还都或多或少捎带着一捆干枯的树枝，后生们的脸颊上挂着

雪粉似的盐粒，后背上印着一圈圈水纹似的碱花。两条腿象绑了纱袋一样沉重。

山势越来越平缓了，小路也越走越宽了。再过去些，大概就是崇岭与丘陵的交界处，地表的颜色有别，连野生植物也长得不一样。跨过一条素绸般的小溪，拐过一个馒头状的山坳，一个有四十多户人家的山庄，红星村，出现在视线中。这两年，红基白墙青瓦的高大农舍和村里村外碧翠的桔、梨、樟、桐、竹竞相长起，燕子飞来筑起了新窝，家畜家禽撑破了圈栏。红润的笑容终于回到了老倌们干涩的脸上。瞧，一座座农舍象是绿浪簇拥的舰艇，昂首挺胸，朝遥远的地平线悠悠驶去。一缕缕蓝色的炊烟在桅杆似的烟囱上袅袅飘拂，微风吹过，又雾一般的消散了。

炊烟是和可口的佳肴、暖心的笑靥连在一起的。小伙子们的精神为之一振，不知不觉便将疲惫和烦恼遗忘在蜿蜒的小路上了。大眼睛、阔脸盘、鼻梁略微有些塌陷的罗建平，下意识地掂了掂早已空空如也的军用水壶，自得其乐地眯了眯眼睛，咽了下口水清清嗓子，一股有些沙哑的声浪冲出了他起了层白皮的嘴唇，山谷轻轻地和应着：

走在乡间的小路上，
暮归的老牛是我同伴。
蓝天佩着夕阳在胸膛，
缤纷的云彩是晚霞的衣裳。

.....

喔呜喔呜喔喔他们唱，
还有一支短笛在吹响……

“还有半只破锣在敲响……” “嗬嗬……” “哈哈……”
“智多星”诙谐地接唱了一句，他带点儿夸张地模仿着罗建平跑调的旋律，引起了一阵善意的嘲笑。

“笑啥？阿拉是李双江的得意门生！”小罗煞有介事地自吹自擂，使了句半生不熟的上海腔。要是双手能空出来，他准得把胸膛拍得“嘭嘭”响。

罗建平为人豁达爽快，以嗓门大著称，宽阔厚实的胸膛，简直就是一只大功率的共鸣箱。借助风势，他的喊声就象插上了翅膀，足可飞出二十多里，号称“半面锣”。测站上常常要派上大用场。记得小栗子刚进队时，被他的一声吼吓得脚筋都软了，老半天耳朵还“嗡嗡”直响。真可谓“锣”声震天。每天走到这儿，半面锣都要变着花样咋呼几声，为的是早些个卸下重荷。果不其然，村口古樟边那座新瓦房里闻声跑出来一个年青俊俏的女子，笑吟吟地赶来迎接。她上穿一件淡绿色短袖衬衫，胸前还学城里人的样儿用金色丝线绣了朵花。一条咖啡色涤纶裤衬出她苗条又不失丰满的身姿。两条齐腰的黑辫折上去挽在脑后，脚步盈盈，活象一朵翠色云彩飘近。她就是队员们借宿的赵篾匠家的二女儿，名叫竹青，是村里镇上数得着的“俏妹子”。

“哎呀，你们又带了柴回来？累坏了哦？”众多异性目光的注视使竹青脸蛋上兴起两朵淡淡的红霞。她伸手去接半面锣肩上的三脚架。

“哟哟，竹青妹子越发象个城里姑娘啦！”半面锣决不会轻易放过任何一个寻开心的机会，率先笑了起来。

竹青停下手，蹙起柳眉不饶人地反诘道：“莫非山里妹子

就应该是‘傻大黑粗’么？就应该穿得破破烂烂，是啵？”

半面锣一时间张口结舌，“哟！哟！”地半晌接不上话来。智多星笑着在他背后嘀咕了一句，半面锣如获至宝，怪声怪气地说道：“好一个阿庆嫂！”

“哼！”竹青佯嗔地瞪了他一眼，不理他了，又转身去接技术员郭强的大测绘板。

自从测量队来后，向村里要了几名男劳力帮忙跑尺。竹青的弟弟松青干了十多天，失去了新鲜感，蔫蔫的象只瘪了气的车轱辘，嘀咕说，这一块五一日不好赚，没干头。那天竟悄悄儿随着副业组进城去了。竹青自告奋勇接了班，倒是越干越来劲。跑了一个多月尺子，每晚又旁听队员们上的业务课，对经纬仪、水准仪、等高线之类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说比握握锄头把、搅搅猪食槽有意思多了。可是这些天来郭强不叫她去了，安排她在家做饭。一来测站远了，细妹子家吃不消。二来他要她抓紧复习功课，准备参加近期内就要开考的招工考试。她干爹譙大叔从县供销社退休，念及干女儿平日的孝顺，让她去顶替。适逢县上作了新规定，要统一举行顶职招工考试，打乱行业，择优分配。这个机会还能错过么？他摸了摸她的底，基础还算不错。说句实在话，如今年青人并不眼馋个钱。正式工作在山村仍有不败的魅力，它是一只铁饭碗。更何况竹青这姑娘还有些志向，并不愿象她那些傣嫂、傣姐一样，以找个富裕、有派的婆家为人生理想，糊里糊涂打发一生。

传统真是个又勤奋又懒惰的建筑设计师。山乡的房舍几乎是一个模子铸出来的，除了规格大小略有区分之外。赵篾匠家这栋屋是去年夏天才落成的，尚可称得上是新居。红石地基高

出地面一米多，接上是未进窑的大块泥砖。墙里墙外都用石灰刷得雪白。海青色的鱼鳞瓦用灰浆、砖块压了缝。屋脊两头高高翘起，活象两只朝天的大鱼钩，据说是图个“挂住过路财神的裤脚不让溜走”的吉利之意。屋前有块空坪兼作禾场。房屋右首栽了一排桔树，已长有杯口粗了。左首是一丛灌竹林。房前屋檐下挂着一串小灯笼似的“红泡辣”、“朝天椒”，还有几挂山芋干、笋干和苞谷棒子。

大伙儿说说笑笑，尚未迈上麻石台阶，一股诱人的饭菜香味就扑鼻而来。

小伙子们将各种器具卸下，去屋后匆匆抹了把脸，就上桌围成一圈，毫不客气地大嚼起来。

“啧啧，赵大爷地，这样吃，你屋里要亏死来！”半面锣有吃都塞不住嘴。他指的是队员每人每天只交五角钱，一斤粮，似乎多吃多占了而过意不去。其实县水利局每人每天还有几角钱补助贴给搭伙人家的。

“咳！哪里话！又没得么个好菜。”赵篾匠照例不肯上桌，拈了几筷子菜坐在一边，语气中不免流露出一丝得意，

“你们这些城里后生仔，请都请不到喔！百里千里到山里来，为了何人？莫非俚心里不晓得想？俚就怕亏待了你们哩！不过话说回来，要是前几年子，想充大方都没法，偷都偷不到。”

“哈哈！赵大爷如今发家致富罗！”

“富还谈不上，谈不上！”赵篾匠连连摇手，笑眯了眼。

忽然竹青尖叫起来：“哎呀，好死的记性哟！”她端着碗跑进了自个儿住的东厢房，拿了一封电报出来，递给郭强，

“郭技术员的电报，下昼乡邮员送来的。”

又是电报?!大伙儿不由得停下了咀嚼，面面相觑，智多星眼疾手快，一把将电报抽了过去，掠了一眼封皮，“加急？”

“见电立即回院。”和前天收到的第一封一样，没有署名，没有落款，只是更急迫，更严厉了。

智多星不以为然地撇了撇嘴角，将电报还给郭强，又扫视了一圈众人急于获悉详情的面孔，俯在半面锣耳边细声说了一句什么。没想到半面锣成了他的“麦克风”：“乌拉！又一只‘凤凰’要拜拜啦！”

其实还用说白么？这根神经敏感得很。不成秘密的秘密嘛。蒙得住哪个？三个多月前，不就是一封电报给急不可待的朱分队长插上了翅膀，振翅高飞了吗？“凤凰去把高枝占”。是戏词，也是现实的写照。

“你不要瞎嚼。哪有那么多‘凤凰’？”郭强随口反驳了一句，满腹狐疑地接过电报，定睛瞧了好久，似乎要从这块巴掌大的小纸片上再寻觅出什么东西来。发电邮局是省城。这么说，不是在上海的老头子老太太遭了灾。那么是队里？处里？或许是周芸？

智多星几下扒完了碗里的饭，抹抹嘴巴站起了身，有意拉长声调：“但愿如此。”他本名叫迟戈欣，面目清秀，脸廓略瘦，一副精精干干的模样。业务上吃得烂，拿得下。只是有些过分聪明，有些个看破红尘，做啥都满不在乎，眼睛一斜嘴一撇，“反正哪，就那么回事儿！”这句话象长在他嘴上的短胡须。他是前几年从知青点招工上来的，别人挑剩下的工种给了他。上来没几天，高兴劲就被恼火冲跑了。生活的教科书中他

学到了课本里没有记载的东西，遇事总爱往坏处忖度。虽说心里并不愿每每猜中，然而不幸得很，他已被伙伴们尊为料事如神的“智多星”了。比方前年加工资，凭贡献凭表现，面上线上百分之四十。他掐指一算，叫队友们等着看一出“大闹天宫”的精彩戏目。果然，不多久就有一名副处长气出了毛病，一名女电工气得上了吊。再比如，他预言朱分队长临行前收购的野雉、鹌鹑、何首乌将会飞上谁的餐桌或电冰箱，也一一应验。更令人拍案叫绝的是，大王回家，大王嫂将为大王准备什么菜，他都能猜个八九不离十。如果他有法子，早就脚踩西瓜皮，“跣溜”了。

队员们纷纷离席，去村外不远的三隐溪，擦身，打浴。丰盛的晚餐冷冷清清地结束了，不免令人遗憾。

只有郭强还蹙着浓黑的眉头，坐在那儿发怔，象是在思索新发现的贵溪悬棺之谜……

二

夜的厚厚的帷帘笼罩了山村，宝石花般的银星越闪越多，象是无数双永远好奇的眼睛，孜孜不倦地要探究清楚人间的奥秘。村庄四周“咕咕呱呱”的蛙鸣声此伏彼起。偶尔传来几声短促的犬吠声。萤火虫象是月亮派出的小哨兵，打着个小灯笼游来转去。家家窗口都闪射出淡橘黄色的油灯或马灯光。少数人家则早早地上了床。山村象是被现代化遗忘了，璀璨的夜明珠只能在梦中放射光明。前些年，“割尾巴”、“批资本”、“搬山造田”，顾不土、也筹不起资金架设银线。每每听说政

府有钱款拨给老区，支援老区建设，可雷声响了，雨点总也不见下来。本份的老俵们想过一阵，怨过一阵，便不想了，不怨了。想不通，也怨不起。想么个非份的钱？金娃子就在山窝窝里藏。他们没有伸手讨要的习惯。这两年，政策松活了，贴心了，老百姓就象齐刷刷斩断了捆绑手脚的绳索。山村很快架起了飞越山梁的“三弦琴”，然而又没有足够的电流来奏响它。工业要上，农业要上，国防、科技要上，哪块地方不要电哪！金鸡山有多大？红星村虽然地处偏僻，却并不孤陋寡闻。只有翘盼，没有怨言。当勘测队把将在金鸡山区修水库建电站的消息带到山村，男女老少都欣喜若狂，竟在正月二十又举杯碰盏地重新欢度了一次新春佳节，把城里来的后生仔们死命往家里拽，闹得不可开交。这回可不会干打雷不下雨啦！村里安排进村的两个作业组借宿有空屋的赵篾匠家。赵篾匠高兴得把下巴上稀稀拉拉的黄胡子一扫而光，看上去起码年轻了十岁，和竹青、松青姐弟一起，把屋子拾掇得水洗过一般，然后恭恭敬敬迎出门去，象是迎接前来视察的国宾。宽敞的堂屋兼作餐厅。

可今夜是么个名堂？堂屋里空空荡荡的，桌上的大马灯寂寞地一动不动地吐着黄色火焰，似在沉思冥想。只有竹青在陪伴它。郭技术员一走，队员们就散了心。这几天吃罢晚饭，洗过澡，他们就搬了竹床、竹椅，去屋外的小禾坪上乘凉。有时唉声叹气，有时吵吵嚷嚷。大王组长劝他们坚持学习制度，却被他们的油嘴滑舌噎得无可奈何。尤其是半面锣的话气人，说么个：“八小时工作制嘛，人家外国佬一个礼拜只干四十个钟头还常闹罢工哩。累了一日，晚上还不该歇下子？坐牢也要放放风嘛！再说我们打了夜作，哪个付给我们加班费呀？”就连

平日嘻嘻笑笑的小栗子也在敲边鼓：“老掉了牙的技术，有什么学头？早该进博物馆罗！如今激光测量，红外测量，航空摄影测量，‘咔嚓’一下，什么都解决了。卫星打头上一飞，连颗红烟头都拍得清清楚楚。”这些城里后生仔真叫人估摸不透。你听，门外又传来他们怒气冲冲的咒骂声：“……哎哟，他娘的好狠，一下就有蚕豆大的包！”“山里的蚊子比黄蜂还大，真要命！”

竹青不安地扭动了一下，起身找了几把竹扇和蒲扇给他们送去，还给叫得最响的半面锣送了一盒子万金油。

小伙子们哑然了，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有的点 燃了香烟，闷着头一口接一口地抽起来。一时间悄然无语，只听见扇子轻轻拍打的声响。

竹青回到屋里，在圆桌边坐了下来，面对翻开的数学课本和练习册，愣神儿了。旁边的防风马灯发出柔和的光波，镀亮了竹青秀气的脸蛋。她下意识地咬咬嘴唇，一缕缕惆怅和依恋袭上心头。唉，早晚总是要走的。他们是一群高飞的大雁，暂时在这儿歇歇脚，现在连歇脚的地方也开始厌倦、嫌弃了。一切都是郭强的离去引起的。真应了书上说的那话：“树倒猢猻散。”然而她却弄不懂，郭强明明打了包票说不走，为何过了一个晚上又改变了主意？智多星、半面锣他们明明是怕他走，恨他走，一转眼却又催他走，赶他走，还主动帮助他准备提包，收拾东西，一送就要送到镇上才分手。回来后又象打了败仗的士兵，蔫了冠的鸡公。

唉，算了算了，哪个管得了他们的事。过几天她就要赶到县上去参加招工考试。她能不能拊个榜上有名的好运道？看来希

望是渺茫的，就象是天边的启明星，看得见摸不着。郭老师布置的考试前必须做完的几道习题，到现在一道也没完成。她的胸腔仿佛成了只裂了缝的水桶，么个也盛不下了。一行行铅字，一道道算式，象是一队队黑蚂蚁来回蠕动。哪里还有做作业的心思哟！

一九七七年那个熬胶似的夏天，母亲坐月子时落下的毛病恶性发作了，中风，半边不遂，不久便撒手离开了人世。那时国家尚未缓过气来，家里更是入不敷出。上了一年多高中的竹青只好含着眼泪告别了县中，回到山乡参加劳动生产，尽力帮家里一把。山里的伢子受到了高中教育，在乡亲眼里就是了不起的秀才。何况竹青还是个女伢子，更是引人注目。多亏做娘的眼光远，顶着舆论，护着女儿，勒紧裤带也要送她上学。娘走了，也把竹青的笑声和希望带走了。她真羡慕死了那些无忧无虑、自由自在的女学生。这几年光景渐渐好了起来，可当年跃跃欲试想当个大学生的念想，却随着汗水和时间的流水漂走了，再也打捞不回来了。谁晓得有一天，省里来了勘测队，把欢笑带给了她，把知识带给了她，也把一种充满青春活力的崭新的生活方式带给了她。他们忙，她和他们一块忙，甚至比他们更忙。一块爬山，一块喊叫，一个饭桌上吃饭，一块小黑板下学习。那么多热情的先生，那么多友善的大哥哥。特别是郭技术员，鼓励她、帮助她，说是不应该埋没了她的聪明才智。天哪！她的聪明才智！记得她当时听了这话，泪水在脸上爬都不晓得痒。她恢复了自信，升起了希望之帆，很快地就适应了那种紧张的生活节奏，内心充实了，精神愉快了，就如同一只快要倾倒的陀螺加速了旋转，挺直了身腰。生活在眼前闪光！可